

朝鲜小说史

CHAOXIANXIAOSHUSHI

[韩] 金台俊 著
全华民 译

民族出版社

朝鲜小说史

[韩] 金台俊 著
全华民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鲜小说史/ (韩) 金台俊著; 全华民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7

ISBN 978 - 7 - 105 - 09478 - 3

I . 朝… II . ①金…②全… III . 小说史—朝鲜 IV . I3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473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hs.com>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0001 - 3000 册 定价: 2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478 - 3/I · 1941 (汉·591)

编辑室电话: 010 - 58130534;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目 录

第一编 绪 论	(1)
第一章 小说的定义	(1)
第二章 朝鲜小说的诸问题	(3)
第三章 诸儒学者之小说功罪论	(6)
第四章 朝鲜小说概观	(9)
第二编 故事时代的小说	(13)
第一章 朝鲜小说的起源	(13)
第二章 三国民间故事和残存文献	(14)
第三章 高丽的稗官文学和佛教文艺	(21)
第三编 传奇小说和韩字创制期	(29)
第一章 李朝朱子学及其对小说界的影响	(29)
第二章 李朝草创期的传奇小说	(31)
第三章 传奇文学的扛鼎之作《金鳌新话》	(38)
第四章 韩字的创制和黎明运动	(43)

第四编 壬辰丙子两乱之间蓬勃兴起的新文艺	(47)
第一章 壬辰倭乱后孕育的新文艺	(47)
第二章 《花史》及其时代	(52)
第三章 《洪吉童传》和许筠的艺术	(58)
第四章 明代小说的输入	(69)
第五编 普遍化的软文学成熟期	(77)
第一章 以肃宗朝为中心的黄金时代的文艺	(77)
第二章 小说家西浦金万重	(86)
第三章 童话传说的小说化	(99)
第六编 近代小说概览	(126)
第一章 英正时代的小说	(126)
第二章 被视为中国文学一个分支的汉文小说	(132)
第三章 《三韩拾遗》	(137)
第四章 大文豪朴趾源(燕岩)及其作品	(137)
第五章 《蔷花红莲传》和其他公案类小说	(149)
第六章 杰作《春香传》的出现	(157)
第七章 《春香传》以后的言情小说	(175)
第八章 继承前代的文学	(183)
第七编 新文艺运动后四十年间的小说观	(189)
第一章 绪 论	(189)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代的文学	(193)

第三章	萌芽期（1911—1919 年）的小说	（201）
第四章	新兴文学的发展	（208）
第五章	结 论	（217）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小说的定义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小说这个术语在文坛上使用都极其广泛，却一直没有界定明确的范围和确切的定义。在中国，班固在其撰著的《汉书》中说：“小说者流……道听途说”。《四库全书》分类时，并没有这么简单化，而是确定了相当宽泛的范围。即：

1. 叙述杂事；
2. 记录异闻；
3. 缀辑琐说。

如此一来，该名称就成了稗说、谐谑、野谈、随笔等的部分或是总称的代名词。不过，文艺的重心从虚妄的怪谈和朴素的随笔更进一步，逐渐转向描写人们的生活，作家也有意识地创作起这样的小说来。到了这个时期，小说这个术语拥有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演义和传记类的创作也使用起这个术语来，演义和传记甚至构成了小说这个概念的根干。

这在东西方也并无二致。西方最早也是从类似《桶物语》这样的短篇记录开始，大部分记录的是空想，反映了自己的理想观。这被称作罗曼司（Romance）。后来，逐渐从写实的、现实的角度如实地描写自己获得的事实。这被称作诺维尔（Novel，即小说）。不过，小说的定义并不这么简单，文人学者众说纷纭。本书借用英国文人隆（Long）氏的定义，认为他阐述的概念是适中的：

真正的小说，是这样一种谈话式的著述，即使用高昂的情绪讲述人类平凡的生活实态，其创作的兴趣也不在于跌宕起伏和扣人心弦，而是着眼于真实的自然。

因而小说的主旨不是梦幻式的奇谈和奖善惩恶类的作品，而是真实地描述社会生活的风俗、世态和人情冷暖，同《四库全书》分类的概念大相径庭。由此就出现了问题——

“朝鲜没有小说！为什么？朝鲜没有一部描述人情世态的著作！”

对此，我要作出我的回答。的确，在己未运动前后文学革命掀起之前，朝鲜没有出现过一部隆氏定义的那种小说（Novel），但是，出现了大量稗说、谐谑、野谈、随笔，所谓的罗曼司、斯托里（Story）和菲克森（Fiction）也大量存在，这种

存在是众多的事实，无需我烦言佐证。换句话说，以往人们观念中的小说不计其数。

我打算用以往人们所持的小说定义来考察从前的小说，厘清小说发展的脉络。小说这个名称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因此，在这里要追加说明的是，在中国，也是从汉代的民间故事发展到唐代的传奇、宋朝的诨词，^①直到元明以后才产生具有相当体裁和内容的小说。同样，深受大陆文明影响的朝鲜小说的发展，也如影随形，小说的名称也以“故事书”、“传记”等名称广为流传。“故事书”之称由来已久。正如称朝鲜文字为“谚译”、“俗谚”、“谚文”一样，相对汉文书，朝鲜文书叫“谚文书”。所谓“传记”，大部分朝鲜小说都拥有一个主人公传记似的形式，“传记”这个叫法很可能是一种通称。日本江户时代初叶流行过“假名草纸”的名称，与此恰成一对。

第二章 朝鲜小说的诸问题

由于走过的是这样一条不由自主的路，朝鲜小说就仿佛是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的草根，不仅难以发育完全，而且在不加批判地吸收如暴风般席卷而来的中国内地高度文明的同时，造成模仿那里的文艺，憧憬那里的生活的趋势，使得朝鲜文艺畸

① 诨词：即评话，白话小说。——译者注

形发展，并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朝鲜小说以中国为背景

我们在阅读间巷间流传的“故事书”时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开头都是：“话说大明年间，南京有一位名宦……”这与下面的情况如出一辙：中国的小说有用西域作背景的；而日本小说到明治以前为止，更是多采用中国作为背景，莎翁的作品也多以大陆^①为背景。尽管地名和人名是从异国借用的，但作品在体现作家精神的同时，描写了整个国民的社会生活，因而作为民族文学的价值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且朝鲜特意将中国作为舞台也有种种原由。

1. 当时陶醉并沉溺于中国文化，盲目赞美其文明，憧憬中土视如理想乡的氛围中，汉学修养深厚的作家，直接接受了明清以后蓬勃兴起的南中国文明的影响，更何况民间流行的明清短篇小说集《今古奇观》、《剪灯新话》等书中，以“大明成化年间……”，“至正年间……”开篇的作品很多，醉心阅读这类小说的作家们必然会加以模仿，并且原封不动地记录下自己憧憬的理想化的人物和地名。

2. 由于读者不熟悉中国的人文地理，同以朝鲜为背景相比，在背景和人物安排上，即使有粗糙之处，也不会轻易让人感觉不自然或出了错。

3. 同朝鲜的故事相比，中国的故事因为表现了异国风俗，

^① 此处指欧洲大陆。——编者注

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引发读者的好奇心。

4. 要描写宫中生活和贵族横暴的真相，并加以讽刺，无法正面着手，借用中国的宫廷和贵族，同白居易讽刺唐明皇的《长恨歌》开篇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具有同样的作用。金万重撰著的《谢氏南征记》堪称个中的代表作。

二、明代小说的延伸

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中国，汉代的散文，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戏曲，明代的小说，都是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特色文学样式。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这样的鸿篇巨制到“三言二拍”、《太上感应篇》这样的短篇，全都是明代的作品。《东西汉》、《薛家将》、《列国志》等都是明末非常流行的作品。我们把目光转向朝鲜的小说，虽然不乏《玉丹春传》、《春香传》、《兴夫传》、《沈清传》等纯朝鲜色彩的杰作，但占据朝鲜小说大多数的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中，不是明代小说的翻译作，或略加改动的作品，就是纯粹模仿之作，没有反映出作者创作意识的作品很多。《苏云传》、《薛仁贵传》是纯粹的翻译作品，《秋风感别曲》、《彰善感义录》是改写的作品，其他《九云梦》、《玉楼梦》等梦字类小说，在风靡明末的小说类型中也不是很突出。这样看来，虽然像是明代小说的延续、旁支，但同明代小说的渊源并不深；从内容上看，当把观察的视线聚焦在朝鲜情调的多寡方面时，就会认同确非如此的想法。

第三章 诸儒学者之小说功罪论

到了现代，小说占据了所有文艺的中心地位，成为文艺的核心和精华，但在小说产生的当时，无论古今东西，都受尽了种种侮辱和白眼，想跻身文坛一隅也殊非易事。更何况在东方，就像中国女人的缠足一样，长期以来文坛自由得不到解放。而在西洋，在堪称古代美文渊藪的法国翰林院，小说反而被视为无知农民的玩物，不屑一顾。俄罗斯大作家伊万·屠格涅夫名作迭出、蜚声文坛之际，他的慈母数次恳求他“再不要写那样的著作了”，成为有名的逸闻趣事。中国的学者们在金圣叹和李笠翁^①出现之前，也没有揭示小说在文坛中的地位，只是一味地肆意打压、嘲弄。按着子夏“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②的教诲，传奇小说也不是士大夫们应该接触的东西。李德懋撰著的堪称朝鲜“礼仪全集”的《士小节》中有这样的内容：

演义小说，作奸诲淫，不可接目。切禁子弟，勿使看之。或有对人，娓娓诵说，劝人读之者。惜乎！

① 笠翁：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的号。

② 子夏的话，出自《论语》子张篇。

人之无识，胡至于此？^①

其后，所有学者对演义小说恶评连连，《水浒传》、《三国演义》首当其冲，备受非议。如：

明末小说之盛行，亦一世变……足以乱天下风俗耳。（《疏斋集》^②）

作是书（《水浒传》）者，其必有阴贼之志乎？（《星湖僊说》^③）

演史之作，初似儿戏文字……采入类书，文章之士，亦不察而混用之。演史出而正史事迹汨，（乱本不当观，）男女之事，又多猥鄙淫媒，（尤非庄士所可近眼）（《泽堂集著》^④）

如《金瓶梅》、《肉蒲团》等书，无非诲淫之术。（《陶谷集》^⑤）

《西厢记》……《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不可使新学少年、律己君子读也。（《松南杂识》^⑥）

① 《青庄馆全书》中《士小节》卷三。

② 《疏斋集》卷十二，漫录。

③ 《星湖僊说》，经史门，水浒传条。

④ 这里引用部分有误，前句为《泽堂集》别集卷十五杂著中内容，后句为李宜显《陶谷集》卷二十七中《云阳漫录》里的内容。原著引用《陶谷集》部分句读有误，这里做了修正。

⑤ 出处虽然标记的是《陶谷集》，但是，《陶谷集》中没有这句话。应该是错觉。《松泉笔谈》中有同样的话。

⑥ 《松南杂识》稽古类，西厢记条。

综合上面的文字，可以归纳为：

1. 扰乱风气。
2. 混淆史实，混用于科试或其他作文中。

不过，也并非完全视小说为蛇蝎：

杂家小说（……）聊以破闲止睡。（《泽堂集》^①）

杂家小说（……）间有男女风谣，尚可观采。

（《泽堂集著》^②）

如《搜神记》等书……可以补史家之阙遗，备词场之采掇者。（《云阳漫录》^③）

虽然他们也认可小说的益处，但总体上还是认为小说对社会生活有害而采取敌视态度。由于不喜欢小说，连带着作家和批评家也成了厌恶的对象。有的偏好“《水浒传》作者三代聋哑理所应当”^④的传说（《疏斋集》、《泽堂集》），而李德懋的《雅亭遗稿》^⑤则对金圣叹嗤之以鼻，说他因才胜德薄而死。

像这样儒家信徒们死抱着保守、传统的观念，所有的东西

① 《泽堂集》别集卷十五，杂著。

② 同上。

③ 《陶谷集》卷二十七《云阳漫录》。

④ “世传，作《水浒传》人，三代聋哑，受其报应。”（《泽堂集》别集卷十五，杂著）

⑤ 原作为《别裁集》，是误记。《别裁集》是清朝沈德潜编撰的诗选集。此论出自《青庄馆全书》卷十六《雅亭遗稿》。

都要用儒家三尺去衡量评判，只要与自己的评判尺度稍有差池，就会不问是非曲直，挥动大棒，文艺创作根本无从萌芽。

于是，学者们运用独特、愚蠢的“原道^①流”笔法，对小说家大加挞伐，不仅不让小说进步，还要将之拉向倒退。这可以看作朝鲜小说形式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可以看作文艺创作受阻的原因。但即使在这种氛围下，如果出现一个又一个贤明之士，更冷静地批判、反省人生，同时，觉得胸中涌动的不可遏止的感情和思绪任其消逝过于可惜，就会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可能也会顾及自己的地位，回避在创作形式上表现自己，羞于成为稗说、小说家之流，而采取匿名方式。这可以说是朝鲜和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故。换句话说，作为儒学国度的朝鲜和中国，小说发展是在突破艰难险阻，暗地里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但是真理性的东西，就像埋在地里的夜明珠一样，不会永久被埋没。在种种诬蔑和压制之中，尤其是在别人无法体验的社会里，逐渐成长起来，这是小说，特别是朝鲜小说的发展状况。

第四章 朝鲜小说概观

放眼世界文坛，欧洲三大剧诗人不伟大吗？中国四大奇书

^① 韩愈写过一篇《原道》，力拒释道二教，高扬孔孟仁义，建构起儒家道统。——译者注

不令人惊叹吗？而当我们目光转向朝鲜的时候，既没有“但丁”，也没有“莎翁”，没有“歌德”，也没有出现《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制。在儒业以外都要受到歧视的过去的朝鲜，根本容不得丝毫催生文艺萌芽的条件和机会的存在。尽管小说以外的其他领域发挥了相当灿烂的艺术机能，可唯独软文学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作品出现。不过，如果降低对朝鲜文学的期待水准，放弃严格的批判态度，仔仔细细地加以探索，我们就会看到，以《洪吉童传》、《春香传》为首的，诸如《沈清传》、《兴夫传》等作品数不胜数。“贱卖喽，贱卖喽”，伴随着街上传来的卖书声，在今天这样对本国东西不屑一顾的时代，它所包含的价值并没有被一般人所认识。小说是在森严的儒教家庭和虚妄的道禅天地中发展起来的，其根本思想是在高唱封建的忠孝大节，以及更加狭隘、孤陋的东洋原装伦理的同时，以清教徒般消极且并不普遍的主张归结到宿命的见解。不过，这是作为古代社会记录的小说不可避免的事情，不必苛责。硬要找出其缺点，那就是人物和背景千篇一律。各小说在形式上雷同，虽然不能一概而论认为糟糕透顶，但令趣味变得单一。读者尚未读完十本书就会感到厌倦，与小说文艺的目的相悖。

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朝鲜也存在相当数量的小说。作为小说一面的思想感情，原始人也同样拥有，从历史的角度看，虽然有些茫然，但我们在三国时代以前就已经可以寻觅乡歌、民谣、民间故事、神道等作为文学萌芽的起源。三国时代恰似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奔

放，辩论自由，兵马倥偬。这期间，已经从原始民间故事中汲取了可观的故事，花郎制的设置，使得所有风流奇谈和军谈得以产生；随着古神道思想的展开和仪式的发达，在祝词文学取得进步的同时，传统的神话文学也摆脱纯朴，走向了丰艳、纤巧。但就在行将跃上一个新台阶的时候，远比朝鲜固有文学和思想优越的中国、印度文明打破国境界线，闯了进来，其威力和毒斧所及，均惨遭淘汰。于是，到了三国末叶，已经扎下根来的外来思想和汉文学几乎全面支配了国民的生活，固有的思想则萎缩、没落。

汉文学全盛时期，高丽朝盛衰起伏；朱子学全盛时期，李朝被迎来送去。这就仿佛是中国唐宋时代，假如高丽朝人能够致力于小说，类似唐人写的传奇——艳丽的文艺那样的作品还是不难写出来的。但是由于崇拜儒佛的时人走向极端，就连这样一点余暇也不会有吧，直到高丽末期，除了与《三国遗事》如出一辙的稗官故事式的文艺，例如，《破闲集》、《补闲集》外，在文献上看不到任何东西。进入李朝之后，徐居正的《滑稽传》成为传奇文学的先驱。而此前稍早些时候的世宗二十八年（1446年）制定的训民正音，^①在朝鲜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立下了无可比拟的特大功绩。真正意义上的朝鲜小说乃至文学起源于训民正音制定之后。而且正音（朝鲜文）文学同以前的汉文学的贵族气相对峙，备受对文学如饥似渴的平民们的欢迎，以一泻千里之势风靡村村里里。在文学平民化的同时，

① 应为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制定。——编者注